

書名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刊本
 撰者 漢 高誘 注, 明 宋邦乂等 校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先秦
 索書號 仁井田-子-N3048
 編號 C5613401

卷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6134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子-N30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呂氏春秋第一卷

期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高氏訓解

孟春紀第一

莫雲卿

正月紀

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晉之分野是月

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

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

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

律中

其數八

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

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

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百疾變詐也既無節度民多疾癘道多祲繯大迎為變詐之疾也盲禿偃祲小兒被也繯褻拾上繩也言民襁負疋萬恠皆生其子走道跛而散去盲無見禿無髮偃不聞至樂鳥安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怨以悲不不樂也日其樂

呂氏春秋第六卷終

呂氏春秋第七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孟秋紀第七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夏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昏

斗中旦甲申則立秋斗比方宿吳之分野甲西方宿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

金天氏死配金為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蟲之屬而虎律中

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

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其

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寒蟬鳴鷹乃祭

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故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

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

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駱也白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順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

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主西立秋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還乃賞

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

之天子乃命將帥還厲兵簡練材過萬人曰雋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

方巡行也遠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繕囹圄其桎

梏桎謂械在足曰桎禁止姦在子曰桎所以禁止人之姦邪慎罪邪務

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

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肅殺

始行不可以驕驕犯令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命百官始收歛收

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

水潦修宮室圻墻垣補城郭圻猶培也是月也無以封

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無割土地行重幣

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行

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

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

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

也行其令故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

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

蕩兵一作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止兵之所自來者

上矣自從上古與始有民俱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

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易兵所自

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

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五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與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與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與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

罪殺無辜善用兵為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

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

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

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故曰出於爭

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故古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故古

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一作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國無子好爭上下過立若見也

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

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罰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

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

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

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

然水以療湯火以執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

用之則為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若用藥者然

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

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猶畧

微要妙觀未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萌之萌也

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一作刺兵也連一作速反兵也

後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

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

說雖疆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

知博者不聽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

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一作弱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

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歸若疆

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非

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甚

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

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

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

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然而

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

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且行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也

也而逸民見吊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

又况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

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能顧其親戚也又况下愚不

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

也其親不能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

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

利害在一本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

欲陷人救守欲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以

完人其實一也故曰取舍人異

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誣悖之士雖辨無用夫

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

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

也故曰安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

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

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

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

首利莫厚焉厚重禁之者禁止是息有道而伐有義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凡人之所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



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所以斬有道行

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讀曰斬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

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

也非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故

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

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

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為天下之民害

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其次以

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一作徒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

起則誦之卧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

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魂陰精為魄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

愉其意悅愉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

事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

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不則必反之兵

矣說不見從故反之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

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

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者得滋長而止天下之利

晉獻公曰物不兩施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

害長故利止者也伐麗戎

史錄曰勝而不占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

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遠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

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

取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於

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

取而有之也代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道雖救之可也極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

困設守亦可也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

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

吳王闔閭之子智伯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

若今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

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

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

也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踐所滅智伯為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晉厲

知必死於匹麗氏匹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陳

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故

曰死於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

夏徵舒

此也温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碎

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

敗楚取二百里西敗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為敵國以

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

為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

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温此七君

者大而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

萬人一數之言壯佼老幼胎臏之死者大實平原廣

多不可勝數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

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

故暴骸骨無量數言為京丘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土

故謂之京丘若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

山陵高大也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察此其所自生坐於有道

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

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

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

義而疾取救守疾猶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

必中理然後說理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義而王公

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

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暴



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

於敵之境境壤則民知所庇矣庇依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

命兵救民之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

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

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敵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

其民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

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

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

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承順

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來索無厭其度厭之罪殺不辜慶

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為君

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

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

家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救貳也有能以家聽者

祿之以家祿之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間也周禮

比為閭閭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

千五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四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

不從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

萬家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及罪獨誅所誅而巳矣所誅



君舉其秀士一本作秀儁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也

顯之授位以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

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

人而救出之論猶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

田器皆布散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以與人民

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奉曲加其祀禮是

以賢者祭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

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人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

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

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睇望義兵之

也孟子曰有百姓簞食壺漿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以迎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其化也

呂氏春秋第七卷終